# 濂溪志

古今紀述

記

濂溪先生祠堂記　　胡銓

舂陵太守直閣向公袛書來曰紹興之初予嘗涖茲土壬子春坐諸司評夥能寓豊城僧舍是秋文定胡公自給事中免歸亦館焉得朝夕請益一日謂予濂溪先生舂陵人也有遺事乎對以未聞後讀河南語錄見程氏淵源自濂溪出乃知先生學極高明因傳通書誠說味於其所不知茲幸復假守視事之日謁

先聖畢語儒官生徒先生天下後世標望誠謂具在後學獨不知尊仰是大漏與請建祠講堂後三元閣上皆應曰諾夏四月辛卯繪事得上闔郡鄉化翕然子其訖之其謂自明與洙於掾刺郡者悉為吏牘埋沒至有難如素王之嘆奚暇教化公下車首尊賢崇雅且懇以誠為言此盛德事某敢以固為辭況伯氏辱知為舊其又奚辭竊聞韓子曰誠者不欺之名程子曰誠者理之實而不誠無物言無實也其說始於易成於禮考之曲禮鬼神以誠考之禮器慎終以誠考之特牲婚禮以誠考之月令工師以誠考之學記教

學以誠考之樂祀禮經以誠考之祭統祀享以誠考之中庸事親以誠考之大學治天下國家以誠八者一不誠焉皆欺矣大哉誠乎誠非難也至誠之誠難也夫婦之愚反身可以爲誠及其至也雖堯舜之誠荀鄉猶以爲僞堯舜豈僞也哉故曰至誠之誠難也禮至誠有五能盡性也能化也前知如神也無息也知天地之化育也是符實體之極不欺於人故能盡性不欺於物故能化物不欺於神故能如神不欺於已故能無息不欺於天地故能知天地之化育通書之作蓋期學者至於是焉耳其云性者剛柔善惡中

而已盡性也云動則變變則化者能化也云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如神也云君子乾乾於誠者無息也云乾坤交感化生萬物者知天地之化育也知此五者則知禮之所謂誠矣知禮之所謂誠則知易之所謂誠矣易禮通書其致一也或曰通書叙乾損益動云不息於誠叙家人睽復無妄云無妄則誠是卦皆誠也而漢書又以為易唯乾言誠誠者天之道也然則通書非乎曰否子獨不見夫一六之說乎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誠則明明則誠誠明合而道可見古之人蓋以誠配一

也言誠而止於天猶知一而不知六也按誠說乾元誠之源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夫乾四德為誠坤屯臨隨無妄革亦四德也不得為誠乎元亨誠之通大有蠱升鼎非誠之通乎利貞誠之復蒙同人大畜離咸恒遯大壯明夷家人蹇萃漸兌渙中孚小過既濟非誠之復乎推此則易非止乾為誠也明矣獨乾言誠者端本之道耳故曰乾元誠之源其旨微哉公往歲司風憲湖湘戢吏字民民至今思之以不屈權勢忝三十年而所養益剛大今復觀象濂溪務實去偽豈徒角空言而已必其由先生之書以明易以合

乎曲禮之誠以嚴屏攝合乎禮方之誠使民遷善無憾合乎特牲之誠使民婚姻以禮合乎月令之誠使民器不苦窳合乎學記之誠使民風移俗易合乎樂記之誠使民禮經無偽合乎祭統之誠使民祭思敬合乎中庸之誠使民養思孝合乎大學之誠使吾政術無頗欺無所不用其誠矣由是而堯爲吾知公後日登壇贊元致君堯舜上則盡性也能化也前知如神也無息則久也知天地之化育也宜皆脗合通書之旨視濂溪其無愧焉濂溪諱敦頤姓周氏紹興二十九年五月日記

道州進先生祠記淳熙九年

張栻

宋有天下明聖相繼承平日久元氣胥會至昭陵之世盛矣宗工鉅儒磊落相望於是時濂溪先生寔出於舂陵焉先生姓周字茂叔晚築廬山之下以濂名其溪故世稱為濂溪先生舂陵之人言曰濂溪吾鄉之里名也先生世家其間及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故亦以是名溪而世或未之知耳惟先生仕不大顯於時其澤不得究施然世之學者攷論師友淵源以孔孟之遺意復明于千載之下實自先生發其端由是推之則先生之澤其何有窮哉蓋自孔孟沒

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為
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
無時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鬱而不章而
又有顓從事於文辭者旣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
岐為二途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為則又出於功利
之末智力之所營若無所與於書者於是有異端者
乘閒而入橫流於中國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于
老則入于釋間有希世傑出之賢攘臂排之而其為
說復未足以盡吾儒之情歸故不足以抑其瀾而或
反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而莫適其序言治而不本於

學言道德性命而流入於虛誕吾儒之學其果如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極矣及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第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其於致知力行具有條理而詖邪淫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可謂

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四月戊寅承務郎直寶文閣權發遣靜江府兼管内營田事賜紫金魚袋張栻謹記

永州府學先生祠記　　張栻

零陵守福唐陳公輝下車之明年令信民悅廼思有以發揚前賢遺範貽詔多士他日偕通判州事曾公廸諸郡學顧謂諸生曰永雖小郡而前輩鉅公名德往往辱居之如本朝范忠宣公范内翰公鄒侍郎公皆既建祠于學宮矣惟濂溪周先生嘉祐中嘗倅此州而獨未有以表出之豈所以為重道崇德示教之

意乎於是教授劉安世率諸生造府請就郡學殿宇之東廂闢先生祠前通判武岡方公疇以書走九江求先生像于先生諸孫得之陳公命零陵掌高祈董其事而成之繪像儼然欄楯周密既成屬栻爲記栻以晚生屬辭不獲敬誦所聞以廣其意先生諱惇頤字茂叔春陵人歷官凡九遷至通判永州用呂正獻公薦擢廣南東路轉運使判官改提點刑獄所臨力行其志晚以病丐分司築居廬山下有溪流其旁名之曰濂故號濂溪先生栻嘗聞程公太中作南安先生爲獄掾太中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

因與為友故明道自十五六時聞先生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伊川年十二三亦受學焉惟二程先生倡明道學論仁義忠信之實著天理時中之妙述帝王治化之源以續孟氏千載不傳之道其所以自得者雖然師友可傳而論其發端實自先生豈不懿乎先生著通書及拙賦皆行於世而又嘗俾學者求孔顏所樂何事噫以此示人亦可謂深切矣後之登斯祠者覩先生之儀容讀先生之書賦求先生之心真積力久希聖希賢必有得顏子之所樂者矣

## 南康軍新立先生祠記淳熙五年 張栻

淳熙五年秋詔新安朱侯熹起家為南康守越明年三月至官慨然思所以仰稱明天子德音者首以興教善俗為務乃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學宮以河南二程先生配貽其書友人張栻曰濂溪先生嘗領是邦祠像之立視他州尤不可以緩子盍為我記其意栻既不克辭則以平日與侯共講者述之以復焉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生發政施仁之術聖人天理人

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
而求道者亙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
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先
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惟
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
於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理有其宗萬
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生之所以為治者皆
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至于二程先生
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以教人與學者之所以
用工本末始終精析該備於是五伯功利之習無以

亂其正異端虛空之說無以申其誣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者有所本其有功於前聖而流澤於後世顧不亦大矣哉春秋奉嘗徧於學校禮則宜之而況此邪嘗為先生所領之地祠像久焉未設誠缺典也今朱侯下車未遑他議而首及乎此可謂得為政之本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朱侯之所以望於來者豈不在於斯乎雖然栻又有說焉蓋自近歲以來先生之書徧天下士知尊敬講習者寖多而其閒未免或失其旨妄意高遠不由其序游談相夸不踐其實反以病夫真若是者適為吾道之罪人耳夫惟淳篤慨

惻近思躬覆不忽於卑下而審察乎細微是則為不負先生之訓其於孔孟之門墻庶幾乎可以循序而進也此又豈非朱侯所望於來者之意乎

道州寧遠縣先生祠記　　　　　　　　魏了翁

寧遠縣令黃君大明以書來白吾聞古之鄉先生歿而祭于社寧遠雖蕞爾邑而先生之流風未墜不可以無祠也子也覺先生之道而尊其名𢹂牲有日將以識里人奉嘗之思子為記之了翁嘗聞人道要有三曰父曰君曰師無父無生無君無以生無師猶無生也唐虞三代盛時民生於風氣之未漓又得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君師今其法度紀綱猶可槩見大抵合以井牧聯以比閭教以庠序道以師長維以誄赦攷以德藝無一壤一民不摠聯屬焉正歲孟月之吉黨里社營之會無一事一時不相警策焉夫然後教行俗成而君師之分盡迨厲宣幽平已不能如成周之舊仁壽鄙夭民自為之為君師者不及知也矧自是以降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斯時而民之散已二三百年則雖以孔孟之道而無位亦不能聯屬而維持之然猶不忍吾之同體倀倀然如窮人之無所歸也乃屬其徒觌面教之近以淑其國

人子弟遠以垂諸天下後世民之久散者固已不能遽返而為士者猶有所屬則斯文不墜以俟後聖猶將有望焉而天未欲平治也雖以孔門弟子一再傳而失之況秦漢而後學殘文闕師異指殊泮渙滋甚董仲舒嘗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庶幾統紀可一民知所從而時君不足以行其說迨其後世才知之士各挾其所溺以行於世不務記覽則淪虛無不為權利則衒詞采至是而不特民散上亦散矣不有鬱生發太極本然之體明二五所秉之機而示人以日用常行至近至切之理則異端小

道將誣民惑世於無所終極又非二程子推而大之統將綿延以開濂洛與諸儒則先生幾絕學又將孑然孤立矣猗歟盛哉然而垂迄暨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諸儒死士又各挾其所以溺於人者溺人而士之散滋甚記問學之末也今又非聖賢之書而虞初稗官矣虛無道之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唄土木矣權利誼之嘉也今又非管晏之遺而錐刀毫末矣詞章技之小也今又非騷選之文而淫哇淺俚矣此宜憂世之士所以悼道之湮鬱而慨然有感於儒先之教象而祠之戶而祝之也然而民既散矣有

士以屬之士既散矣終不可復屬邪有書以屬之天
命流行亘千古如一日先生能見孔孟之心於千五
百年之久先生之書爛如日星家藏而人誦之豈無
見先生之心而興起者邪先生初見二程使之求孔
顏之所樂他日筆之於書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
之所學嗚乎得孔顏之所樂則必不以務記覽工詞
章慕虛榮為能也得伊尹之所以志則雖刀毫末之得
失不屑以為戚者也吾黨之士盍相與推明此理尚
庶幾或有所為而不致於失望焉資政殿大學士前簽
書樞密院事趙以夫撰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淳熙五年

朱熹

袁州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與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于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盖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為之鑿淺陋乖離莫適正統使其君之治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盖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

賢之奥蹟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
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已治人之要莫
不畢舉河南程氏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
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
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已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
卓然不流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
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為不小矣
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錮於今昔顯晦之不同
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意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
畧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即事窺

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
作爲斯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有在於斯
歟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
欲有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食於先聖先
師之廟其後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椅之爲太學官
又以其事白宰相且欲廢王荆公安石父子從祠
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
詔罷臨川伯雱者署如椅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
有能條奏前一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
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栻丞相魏

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自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祠徧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既為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焉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新安朱熹記

韶州學濂溪先生祠記淳熙十年

朱熹

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為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

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
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
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
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於
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
興九疑之下。舂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
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
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
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
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

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模宏遠矣。是以人欲自是有所制而不得肆。異端自是有所避而不得騁。蓋自孟氏既没。歷選諸儒受授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汎掃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熈寧中嘗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洗冤澤物。其兆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道庚寅。知州事周侯舜元仰止遺烈。慨然永懐。始作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授廖君德明至。視故祠頗已摧剥。而香火之奉。亦情弗供。乃謀

增廣而作新之明年即其故廡為屋三楹像設儼然列坐有序月日朔望率諸生拜謁歲春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為未也則又日取三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曰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進而登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郡生多愿愨少浮華可與進于善者蓋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然前賢既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啓迪於其後雖有名世大賢來官茲地亦未聞有能摳衣請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為惓惓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也今既

記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記之一言庶幾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是亦德明之顧而諸生之幸也廖君嘗以學講于熹者因不復辭而輙爲論著先生唱明道學之功以視部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又記其作興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淳熙十年癸卯歲五月丁卯新安朱熹記

濂溪先生祠堂記淳熙丙申

朱熹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托於人者或絶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

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雜揉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同然之理而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淳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禀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托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决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

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以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聚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淳。判者合。清明之禀。淂以全付於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傳。默契道体。建圖著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淂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

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惇頤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室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蕪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親見其為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

甚獲因文字以記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是則庶幾乎兩侯之志云爾

## 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

朱熹

淳熙八年春三月婺源大夫周侯始作周程三先生祠堂於縣之學中而使人以書來謂熹曰子固吾邑之人也盖嘗有聞於先生之學而既祠之南康矣且濂溪故宅豫章宜春之祠又吾子之所記

也其亦爲戒言之熹惟三先之道則高矣美矣然此發源者然其鄉也非其寓也非其所嘗遊宦之邦也且國之祀典未有秩焉而祀之於禮何依而於義何所當乎則具已告且謝不敢後數月周侯與邑之處士李君繒及其學官弟子數十人皆以書來曰惟濂溪夫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已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河南二程先生以傳之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向之十數年來雖非其鄉非其寓非其遊宦之國又非有秩祀之文而所在學官爭爲祠室

以致其尊奉之意蓋非敢以是閒乎命祀也亦曰肖其道德之容使學者日夕瞻仰而興起焉耳且吾邑之人所以得聞三先生之言者子之先君子與有力焉今祠亦既成矣子安得而不爲之言乎栁先生之學其始終本末之趣頗吾子悉陳之庶乎其有發也熹發書憮然曰明府之教諸君之言其命熹以記者熹不敢復辭矣乃先生之學則熹之愚懼不足以言之也雖然諸君獨不觀諸濂溪之圖與其書乎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窺測然其大指不過與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

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而亦豈有以外乎諸君日用之間哉顧獨未之察耳今辛以賢大夫之力既歆得以日見先生之貌象而瞻仰之則曷若遂讀其書求其指以反諸身而力行之乎已而遂書其事與其辭如此以為記以為學者由是用力焉則庶幾乎三先生之心不墜于地而於吾先君子之志賢大夫之意亦可以無負矣諸君其亦勉之哉祠在講堂北壁下

濂溪先生南鄉坐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東西鄉以侑焉周侯名師清玉僊人好學有文而嘗仕於朝矣其為此邪寬以撫民禮以待士而所以教誨之者又如此非今之為吏者所能及也秋八月癸丑邑人朱熹記

## 廣東憲司先生祠記

蔡杭

昔先師朱文公作濂溪周夫子祠堂記曰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大哉

言乎所以闡夫子精微之旨。揭萬世義理之準也。蓋
夫子之學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上下與天地同流此
以淺近者所能窺而其見之行事則謹刑一節尤為
深切著明夫明刑以弼五教制政以教祗德自古聖
人輕重毫髮必致其謹是固陽舒陰慘仁柔義剛以
輔教化之不及而好生之心流行不息同胞同體視
之如傷于以全人性之天則於無極太極之本體亦
豈有閒哉夫子辨分寧不以之獄爭南安非卒之囚
所至務以洗冤澤物為己任至於詳刑廣衆則仁流
益遠矣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聖人法天以政養

萬民肅之以刑此夫子之秋肅夫子之春生也深溪
萬初民死於石為之臧硯而着令黃節振空民死於
輩爲之綏戀而徐行鄉人候吏惟恐奔走馬蹄旗脚
之或後而黠胥惡少則凜凜然如快刀健斧之將加
仁之充廣形著如是夫淳熙間繡使陸公世良困民
之德公也祠于冊荔堂之側有年矣近憲司楊君大
異欲祠于相江書院令周侯琪節是邦思其棠之遺
首訪舊祠吏以廢告侯怛然曰相江之祠學者之通
敬也而所主者教司存之祠官守之常敬也而所主
者刑刑教雖一而祠有不同夫豈可廢哉亟命汛掃

舊宇而謁至爲又慮規摸湫隘不足以揭虔妥靈遂
闢地於官治之西偏以庇幾羨壖之思且貽書俾抗
記之抗學於朱子者也酌泉知脉元公於抗有罔極
之思誼弗敢辭竊謂元公之祠遍天下而司存一祠
侯獨以爲不可廢者何哉廣南十四州生民之命所
繫也爲部使者旦而瞻是祠退閱未决之獄必思夫
子之以劉湝中以動而明敢不敬朝夕而瞻是祠退
决非辜之囚必思夫子之中正明達燭及微曖敢不
敬朔望瞻是祠退而心行乎一路之間必思夫子不
憚出入之勤雖荒崖絶島而念慮不可不到也敢不

敬祠在是則敬在是敬在是則十四州之民命在是也祠可不復其舊歟此侯之心也嗚呼侯之心非特善一家之學將以開羣心有體有用有微有顯之學也非特為曲江之地將以為天下立心立命之地也前乎百八十年之既往侯既以續元公之道後乎千百世之方來必又有以續侯之心相與引之於無窮仁不可勝用矣侯名梅叟元公族孫也學行為世推重云

## 重新三先生祠記 景泰四年

金潤

日月星辰之懸象於上者天道也山川海岱之成形

於下者地道也仁義中正之榮贊乎其間者人道也態之爲五行配之爲五嶽賦之爲五常稟之全秀之萃者其維聖賢乎夫三皇繼而五帝三王降而五霸篤生吾夫子之聖維持天紀煥耀人文囊集大成纂述六籍道貫天地之始教垂天地之終嗟乎木鐸声稀微言寢息世道治忽吾道隨之隱顯一脉微微不絕如線秦焚焰暨漢厭燼餘三國鼎分隋唐集五季之衰壞亂極矣天深之好還道不終窮必有言而爲經行而爲法不河而[illegible]圖不洛而書續千載道統之緒啓六經性命之源者[illegible]若周元公是也嘗上畫太極

一圖以授二程示大易之妙揭二五之精化化生生而無窮者天道焉地道焉人道焉何也男女一陰陽吾心一太極也散之二一本而萬殊斂之萬殊而一本即吾夫子之一貫曾子之一唯可以默契而不可以語索可以神領而不可以聲傳此之謂見道之真此之謂心與道一自非二程親受道學之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則白晝而長夜者何自而明哉此有功於天地有功於生民宜其過化之地有祠而奉之也歲久既沒景泰四年癸酉實潤至郡之明年即其故址增湖而廣之更新之以其舊以西諸賢從祀學宮明時之

通制也嗚呼慨先傳之既遠歆妙指之常新則茲祠之建思其人尊其道庶幾有所感發焉者潤之期望深矣故為之記

## 重作書院記 成化三年

葉盛

嗚呼周先生之道孔子之道也斯道也原於天命具於人心非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聖無以行斯道於時以濟生民非孔子之聖無以明斯道於書以俟萬世夫天豈不欲斯道之常行於世以為生民無窮之幸哉顧勢則有不能耳世不恒然而天之心則無時而不然故孔子既往千五百年之久復有

周先生者出而斯道之傳不絕而復續使時君世主動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為準則為帝為王迭為進退而斯世斯民延頸想望至治之如古昔盛時而不至於糜爛之極盖亦非偶然之故矣觀夫孔子之言槩在六經蔑以尚矣而鄒孟氏者聞而知之自擬私淑其為言曰性善曰義利而前聖之道為愈明周先生生乎孔孟絕學之後乃以卑官辱寓南安當時有程珦氏獨能識先生而令二子師之是為河南兩程先生父子兄弟師友之間淵源流派耳聞目見口傳手授而其為書則曰太極曰通書曰

易傳諸書發揮天人之蘊開示學者身心用功之要其推明前聖之道爲益切所謂天地不悖鬼神無疑考前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者至于今人知有孔氏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的然如見可舉而行此天之愛生民其心固如是而必於孟子周程焉屬之詎不然歟南安之有道源書院肇於宋乾道乙酉郭見義所創三先生祠自是以來終宋迄元其間嚮慕之士如江丞相萬里輩皆累有興復之盛寖久而廢國初更爲大庾縣學學有祠後學革而復廢景泰中郡人雖有復祠之舉未備也成化紀元之

初南安知府前刑科給事中桐城姚旭太庾縣知縣前歷應城新淦兩縣吴郡夏璣皆以進士高科服官有年而出牧于此曰吾徒先務之大有如祀先賢三先生宜不得而緩乃相與捐俸貯爲募率得好義士民若干人協力一心重作道源書院於舊祠之後榜其楣曰景行之堂藏書其中以待來學前甃巨石爲光風霽月亭仍别爲一室載植理皇當日親染賜額之碑而又有周垣之固重闕之嚴也書來圖狀與俱而屬記於盛且曰故縣學弟子員并入南安學盛適書院在頃附所以教諸生者意盛愚何人而敢有言

於三先生者乎雖然三先生不作又幾五百年矣而
三先生之遺書不亡而存諸君有不聞而誦習之乎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此固周先生之言也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此程伯子
之言是亦叔子之言而已爾士無志則已苟志於道
必也終其身服膺乎三先生之言以篤行乎三先生
之道庶幾有以副乎今日興復是舉之盛心而爲無
負乎方今明盛之時

府治後廳東吟風弄月臺記成化十七年　張　弼

周濂溪先生爲南安軍司理時適程大中爲通判因

遣明道伊川二子從學而卒有得焉以繼往聖開来學而垂萬世太平之術故南安府有道源書院於學宮之傍固足以表著之矣然昔之軍治即今之府治三子之冠容與於斯者非一日階墀堂序尚遺舊址流風遺韻未盡泯㳄後人朝夕於其宇無感觸而景仰乎故因府治内廢臺刋除草木甃砌而屋之而額之曰吟風弄月臺焉盖以當時所記濂溪志趣高遠常自吟風弄月程子亦云自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可見襟懷同一灑落不可以勢利拘也或謂周子政事精絶程子為政上下響應

使遇焉則伊周不足多舍此不及而乃表其吟風弄月將與騷人墨客流連光景者同科耶噫難言也子路輩咸欲得國而治之孔子獨與浴沂風雩之點將無意於用世澤物者耶是難言也殆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則隨事順應斯與天地同心而萬物一體也即吟風弄月者舉一端而全體以著大用以該所以安百姓育萬物者實不外是其為政精絕上下響應吟弄之一致耶流連光景者似若彷彿其致天壤矣噫是誠難言也非淺陋所可窺也姑書成語揭之於基臺天下後世必自有真識者在謹銘之曰

周程有臺永鎮茲府登勿乘輿燕勿歌舞先哲之遺訓敢戲侮圖書左右風月今古曰敬曰誠闢我門戶澤物洗寃貽哉仁武遹追仁武斯民父母庶克事天弗愧守土

## 復興書院記 弘治十五年

謝鐸

南安守天台盧君濬既興復道源書院而以書來告於鐸曰南安故濂溪先生周公之仕國實二程先生所從以受學之地也蓋宋慶曆中先生嘗為南安司理二程之父大中公適倅于茲知其為知道者因與之友且使二子往受學焉即所謂每尋仲尼顏子樂

處而吟風弄月以歸者也迺淛渡以來凡先生宦遊所至若洪若韶若郴若江州皆有祠以尊奉之况南安所謂道源書院之揭實理宗御書以賜顧得而後之哉惟我

國朝益崇正學先是若姚守旭輩雖嘗更新而歲久寖壞弘治庚申復圮于水越明年濤移守自黃大懼弗稱又明年乃圖與僚使因白于提學副使錫山邵公國賢議以克合遂經始于今年甲子之春至仲夏而成祠凡四楹先生南向二程先生左右列以侑焉祠之後為景行堂其前為光風霽月亭亭之前為大門取

故御榜而揭之提學公謂不可無一言以紀成績因屬濬以請嗟夫先生之道高矣美矣豈予末小子之所敢知然竊嘗究觀儒先之說抑不敢謂無志於其梗槩之萬一者盖先生道本天畀學匪師傳著作圖書闡發精蘊體用一源隱顯無間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脉絡分明規摸宏遠遂使孔孟之後斯道再明如日中天如水行地所謂歷選諸儒授受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汛掃平一之功誠未有高焉者也由是而觀先生之道實天下之所共仰百世之所當祀者盖嘗秩之孔廟與天地相終始矣

夫豈區區一方之仕國所得而專之哉惟觀其去思之蹟仰其過化之神則所以致其尊奉之誠自有不能自已者耳辟之指日窺天鑿地得水而謂天與水其專在是夫豈可哉雖然秩代廟祀固天下百世之所共守而代國之祀則實繫乎守土之人否則先生宦遊所至豈值南安哉豈直所謂若洪若邵若部若江州者哉於是益足以見盧君之賢若乃力取先生之遺言採討服行而不爲異端俗學之所疑誤則又提學公之責而鐸竊亦須有愧焉者也又豈直一書院之興復竊名文字之末而已哉

重脩吟風弄月臺記 正德十六年 黃芳

南安郡治東有臺曰吟風弄月志周程授受之地也周程大賢也賢者所過有遺思焉即其地昭其迹表賢以爲教司牧者之所先也四字摘程子語程蓋假物象以狀有道者心境融徹而吾雍容其間倡酬乎洽若有遇焉故爾非流連光景之謂也夫心本澄湛淆之乃汙汙則障閡不通湛則混然與太虛爲體與太虛爲體故能同於物同於物故能隨寓以遂其樂而無間焉學而至於樂學之極也孔顏所樂何事惟周程知之周子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程

予曰金革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皆身其事而形諸
言者也匪風其清匪月其明神和意閑天君内瑩瀡
汚異寓動止咸定非深於造詣而邊語此味則將以
適然之感而指爲耽玩之所安也嗚呼遠哉後人登
毖斯臺緬懷往躅凛行勵操洞啓靈秘無以情撓無
以慾昏沉潜優游不懈益致則斯樂可幾矣臺成於
前郡守張𤫊歲久圮敝今守南海何侯文邦始視事
輒構材新之是誠知所先者何侯歷官中外以政績
聞茲試端倪未究底裏既訖工屬芳爲記且曰文須
與政關予以清心體道爲立政之本僣繹其義觀者

或罪予蠡測所不敢辭

永明縣仰濂祠記

汝陽趙賢巡撰

周元公濂溪先生道州營道人今永明為道州屬邑志稱古營道地云歲甲戌余覲民至道州謁先生祠下讀朱文公記先生事郁乎詳哉乃永明令何守拙則進而請曰先生里居去邑甚邇而邑人又多先生族徹邑中又有先生則嘗游覽之處焉得無專祠祀先生如州也邑庠之旁有浮屠氏廢宮請即其地建仰濂祠以係人之思余曰可哉乂之祠成乃問記余曰此禮也孔門記之矣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所謂合者釋奠先師合鄰國而祀之也國故者國

之昔人可以爲師有是人則不必遠取合祀也抑予
先王之制達人情矣古者仕不出國其政與教皆國
人耳目所覩聞取其等輩睹聞之人以爲之師則政
教之成憲未墜揭其所尊信而示之範本其所素習
而要其成此先王之教所以易行而政易舉也後世
則不然仕者既遠於其國而所仕之國或有國故可
師者又不即諸省舉以從祀則博士諸生何所瞻效
也乃今永明有仰濂祠非即古者祀國故之意邪先
生挺起舂陵紹孟氏之絶學開宋代之文明漢以後
千五百年儒者所僅見謂之國故誰云不宜夫既以

先生為國故則將仰之為師究心先生之學豈徑假
餙劉獵乎國故之名以為邑庠之光乃于政與教無
関哉然先生嘗令桂陽矣判永州邵州矣三任在是
域與古之仕于國者不甚異而其政與教不獨載之
往牒為有司與諸生所睹聞也即田甿閭婦與僮市
販以莫不頌說先生而敬慕焉乃有司與諸生或假
設劉獵不能究心先生之學而徒以俎豆事先生則
不惟無政與教且先生辱矣不將為田甿閭婦與僮
市販所訾議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太史公述
以贊孔子而繼之曰雖不能至心竊鄉往之夫心竊

鄉性而不舉足登焉徒仰耳仰瀌者亦在乎勉之而已祠經始于萬曆三年三月其年十月落成記作于三年正月

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記 萬曆壬辰

北地李禎 都御史

道州古營地濂溪周先生產也余撫塡思偏楚澤得至其地一展謁延先生之遺風聳夙日之渴慕乃地越在三湘九疑遠鮮公往竊計欲正人心當明道術欲明道術當崇真儒即条下郡國徼求古哲延世道德功繁士敦知先生者亟下檄問先生祠郡守李發報曰先生舊祠在濂溪溪上代建代燬嘉靖辛卯新之

而今火矣遺屋數楹雜榛棘中祀事未稱乞新之頤材無所出余手狀瞿然起曰先生祀可大哉明祀不崇世教不立時余之辜此豈余得徼先生靈使得稍效門墻役哉檄所司亟洽不則圯費滋廣所司欣然成之奉計畫聚方材日勤匠石攻之期月乃成業二三大夫謂余當記記曰夫大道甚夷寔言無當秦燼後學者爭騖多稗闇談辯益騁爭益熾鴻儒迭上競爲空虛使人蕩而無歸先生崛興千載後超然妙悟著書立言主靜示本無欲示要尋孔顏樂處示程摯象月岩濯纓濂水愛蓮取德喜拙矯俗襟懷光霽志

學伊顏實學彬彬乎令伊洛淵源遺教延於今高嬀夫世之談叢辦圍者余謂心教有悟不悟而身教無悟無乎不悟先生前二十仕分寧簿分寧叉獄不决至即立决人驚稱曰老吏不如也今之士有能弱冠莅民一遇事即照徹始終立决如先生者乎司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苛治欲先生力爭不得投手板去曰如此尚可仕乎今之士有能持三尺法不依阿如先生者乎嘗令郴郴守李初平知其賢薦之初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遂護喪歸往來經理其家今之士有能義不背恩始終如先生者乎嘗

宦邸一日暴死或撿敝篋無有毀倫死即槖瘞無恨也今之上有能清脩勵節至不以死生貧窶動心如先生者乎由桂陽知南昌其富室大豪黠吏悉少不獨以淂罪令君為憂且以污蔑善政為恥今之士有能化其民格其心至不忍污善政如先生者乎凡此先生身教也是仁義中正見諸行事者也余以政事辨官材故不敢深言玄遠之理姑即先生見諸行者頒諸大夫與二三有司日取而內度之曰某事當次某法當執某義無二心某義窮約不以利污義某民未若訓取先生脩政化民者驗其成此余所為建祠

崇祀意乎故性天之奥造化終始之微則在精義入神者當自得之非余言所竟嗟夫余少有志於道慕先生獨溪先生道德永宇宙非以祠存不祠而熄者顧吾人在三之義安在古之式里懷棠非私其人也出吾不可泯滅之真已爾春陵毓秀之鄉先生長子孫以是後進之覌法以是薦紳學士蓬掖士者登先生堂思先生道中無名教自樂者乎此祠也不容後也是役也凡因之五凡新之五舊祠中爲堂堂五楹像先生其上左右爲二程先生像與翰儁燕居皆不燬仍其故稍新之其前爲聖學源流坊旁爲繼往開

来坊悉重餙之相望若翼然門内仰濂樓倚廡共五楹前為應門扁曰思荣應門外為宋大儒第門規制視前稍廣門外甃石為道册纚相暎翬革聿昭稱崇勝云經始辛卯十月告成壬辰八月乇之者為參政吴中傳副使張世科劉大武僉事徐學聚而永州府知府葉萬景同知張守剛推官林汝詔道州知州李發均有締造勞併記

重脩濂溪書院碑記萬曆壬辰　吴中傳參政

御史大夫北地李公來鎮三楚獨意風教撒蒐濂溪先生故里命所司重餙之會先生書院災用守者議

舉而新之已復捐金以佐祭田費諸所爲尊禮之典悉稱此屬余記之余惟周衰孔孟沒歷秦漢晉唐以及五季之間學士大夫往往各恃所見以相勝彼卑卑者勿論即高明雋爽者流談名理則淪於清虛課事功則騖於術數工詁訓則斷於綴緝脩異同則矜於奇淫賢聖之道寖微幾不可攷見獨先生起而維之得不傳之秘於遺經而闡圖著書以窮理盡性之的昭示學者使有所遵循以適於正惟時二程氏颺起景附數傳而關閩諸公始得修先聖之統茲其功用誠不在古之立功者下獨惟夫世儒未聞道真喜

為異說其始不過一人臆見之私而究則群和競逐至舉世若狂然如近世有號大儒者論所樹立豈不卓然名世顧持論稍偏而學者遂宗信之不知岐路之分若蒼與素當自有辨之者此何為者也夫先生之道如揭日月而行天不為不尊且信于時矣猶然以他道雜之者蓋學術淆亂微衰世為然即極明盛之際亦有之此無他意見易惑其勢便也公念先生之功如彼而又懼軌近代之人心如此故于先生之道力而衛之恐恐然若敵壘之為吾侵凡先生之廟院必有不稱崇奉意指者悉更而拓焉蓋重其地

則先生尊先生尊而先生之教益尊俾天下知正學有在為萬世斯文之主此固公加志意也頋公于先生靡獨尊崇之實允蹈之矣觀先生遺行謂其為政精密以洗究澤物為任官南昌時篋錢不盈百今公之在楚也蒿目時難孜孜治理汰蠹祛囂導利起教諸所注措未易僂指其意直歎挽末季於隆古之盛楚士民無不欣欣沾闓澤者真儒之效亦可見於此矣且也躬先節約斥華茹澹即縫掖之士不𣪘於此而又力繩墨吏毋令為郡邑若倘先生所云無欲之旨非耶古云轂壓氣求蓋先生之學與造化為徒而

公與先生則心一而道同也不則胡為有契乎先生若是之深耶余因論次之以俟夫崇正學者采焉

月巖亭記　李發

濂溪周先生故里西十里許有山曰月巖蓋先生曾靜玩其間者萬曆巳丑秋八月分察熊公行部道州遊茲巖余與守戎彭君衛使孫君洪君王君𪊑君庠士裴萬周四生從焉五君為余歷指其處見奇峰巍聳層崖削矗中為岩洞洞門東西通往来望之若城闕入其中則弘敞虛朗蒼蒼者出其上蓋巔空也空且圓如月之望離而東西視之又如月上下弦其增

咸隨步後進退故呼為月岩然而太極陰陽動靜消長之理備是矣故世傳朱子生于茲悟焉而圖所由作余且觀且嘆蓋嘆其肖也徘徊久之不覺胸中冷然曠然似非在人世尋陟於岩之巔四顧峯巒羅拜下鮮雲灝氣互湧滃叉飄飄乎意象俱融余復嘆曰佳哉岩其宇內一靈區乎孫君曰岩固佳若中舊有濂溪讀書亭峭石環壁盛夏無暑亭尤佳也前改遷于岩外之東南隅而中岩遂墟余乃躡其遺址而諦視之感繼學之復倡懼名蹟之或湮仰止興懷亭焉可廢迺復聚材鳩工建四楹于其中仍綴數言以志先

生之超悟以為有天啓焉夫道無乎不有者也非待月岩而始露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仰觀俯察何者非道之攸寓第牿者擾蔽者塞道與我始相間隔于是物自物惡能因物以見道乃若聖賢其心湛然無欲觸目皆道即池蓮亭草並發天趣而况月岩之竅焉者乎蓋無欲為豊本光風霽月為生機岩為幻相而圖為註腳得之心而洩之岩得之岩而洩之圖心也岩也圖也一也卦之於龍馬也疇之於神龟也圖之於月岩也亦一也天不愛道輒以象聖賢見道悟以

心神乎神乎而天固啟之矣五君欣然曰若是乎岩之果為圖耶然余又有說焉卦至今在而龍馬不可睹矣疇至今在而神龜不可睹矣圖至今在而岩且與並不毀此其靈秀豈直為馬為龜哉假令先生未生圖未作遊茲岩者而試潛玩之也有能悟乎悟即不盡如圖而且別有解乎則豈槩之探奇選勝云哉四生亦欣然曰若是乎遊之益于學也是工也始於萬曆己丑秋八月二十日成于冬十月之望

遊月巖記　　無錫顧憲成

予以歲之九月六日至桂陽越五日有永州之行行

三日徑道州州大夫張四可氏出謁予為問訊濂溪周先生故事大夫曰去州可四十里有岩相傳以為先生悟道處此一奇觀也予曰何如大夫曰志言岩形如圓廩中可容數萬東西兩門通道當洞之中而虛其頂自東望之如月上弦自西望之如月下弦自其中望之如月之望先生則之以畫太極圖云已踣彭將軍哲菴氏語及之亦曰信予曰有是哉明日遂偕往既至歷岩而登下而就几少息焉徙倚四顧竒石森列滿壁而是眉睫之間变幻紛沓應接不暇即王子猷山陰道中不知有此否哲菴氏曰吾聞諸志

矣如走猊如伏犀如龜蹣跚如鳳翱翔如龍蜿蜒可謂筆端有畫予曰未盡也擬為之名卒不得其似而止遂與二君徐步而前就其中望之既圓且朗果如所言不謬予因笑謂曰今日望日也故因有此已轉而西尋却而東所至輒佇立凝視遞相嗟賞已復登其巔忽見白雲數點冉冉從東而來望之可數里內外張君異之指其處呼予而謂曰是濂溪先生故里也予聞之翩翩神王爾時覺得兩腋風生便欲乘雲而往攬濯纓之亭飲其泉一斛洗滌塵務徐而從先生乞太極圖也為之徘徊者久之既而還坐其下

左右脊觴觴到輒盡主亦不勸客亦不辭清言疊興爾我俱失薄雨既收斜陽欲下陶然相對絪緼滿懷輿人竊竊從旁言暮春矣弗問也從容謂二君樂乎張君曰當此之際不知胸中有何物亦不知天地間更有何事彭君首肯曰如是如是二君還問予予曰亦復如是起而嘆曰美哉茲游也無物內礙忘矣無事外碍忘矣內外兩忘濂溪先生之所謂靜也昭昭乎進于太極矣吾儕偶爾寄適俯仰之頃意象豁如輒自有會心處何況先生乎其所得于茲若之助豈必哉雖謂則之以畫太極圖未為过也昔子朱子號大

學格物之義謂一草一水亦不可不理會王文成非之曰柰何舍內而徇外由今觀之何內何外河之圖可以畫卦洛之龜可以叙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新奇陳奇總歸神理人自為間隔耳文成殆激於世之舍內而徇外者發與吾于茲巖乎有悟也雖然悟之非難實有之為難今夫先生之稱主靜何也主者擘如家之有長國之有公侯天下之有君王不得一日而無非若覊旅之倏來倏去也吾儕孶徽須臾之暇探奇討勝田視膠膠擾擾之鄉迥若仙化以故情暢神怡灑然自適退而與膠膠擾擾者交卒亦歸于膠

膠擾擾而已夫爲得而有之不惟是也吾與張君故生長吴越間去此四千里而餘彭君即楚産乎家故赤壁下去此亦二千里而餘生平傾慕先生如飢如渴一旦得游其處以故目若爲之加明耳若爲之加聰心若爲之加爽假令朝於斯夕於斯取諸衣帶間而足且將狎爲故常漫不加省歟「幾希於灑然弗可得已雖日居其中與其膠膠擾擾之鄉何異然則向之所云静者恐不特如吾三人之居之去兹岩僅僅二千里或四千里已也何謂悟哉二君稱善就予索主静之訣予面壁不答有頃曰其試問諸月岩遂

各盡一觴別去越七日還自永州籍其語而存之用自省焉兼以遺二君是歲萬曆拾伍年也

光霽亭記

是亭也在學宮之西右爲濂溪先生祠蓋自學宮而上數武有樓樓之前有巨石𨻶陛高可三丈許廣倍之再轉而西古木輪菌森然林立逶迤而下一址爲諫議祠先生父也祠不數武有亭翼如亭之中有石刻太極圖而額其上曰味道余不知所自始然以余朔望視學瞻拜先生必鄭是亭而憓士諸生時時追隨相與講明太極載及拙賦愛蓮說低回留之幾不

能去庶幾羨嗇先生也者因憶黃山谷嘗言先生襟懷灑落如光風霽月洵哉其言之也淺於先生矣請庾而顏之則何若愽士諸生進曰昔葉文莊重作先生書院于江州亦有是亭亦有是名乃當吾里而闕名亭也則惟大夫庾顏之余小子辟席唯唯旣而曰嘻有是哉夫風與月天地間之不盡藏而人我之所共適者也何適非我何我非道是真儒之大見解而適得吾體者也先生之學以主靜為宗以無欲為入門欽淨理還矚目天機夫惡知風月之在心乎去惡知光霽之在風月乎我忘物而物忌適總之在先

生會心處耳學問不敏叨守是邦日治程書不皇於吟弄乎何有煞以俎豆事先生而不能挹其光霽者非夫也小子何敢讓焉兢又進傳士諸生而爲之說曰若知先生之光霽乎先生居恒志尹學顔志即是學學即是志体用合一者也世儒耳視猥云光霽壓壓灑落在襟懐已耳不吊詭而離則鑿空而禪丁先生有用之學槩乎未聞夫心何以光霽政何以非光霽則小子竊有以窺先生之學用不離體矣先生簿分寧理南安令桂陽判永州已遷尚書屢部郎浮沉世路是不一政而獄可立訊也手板可投置也洗究澤

物可為巳任也富室大豪黠吏惡少可使吏相告戒
勿汙令君政也浸假而究先生之用志尹之志不虛
矣余恐不知先生者岐心政而二之則晦翁狀先生
為政精密有古人風者謂何學閔州守吏也在吏言
吏敢吏端以為慱士諸生告庶於先生之光霽覩其
全云諸生憮然曰命之矣請書之光霽亭小子又辟
席唯唯

銘

濂溪祠堂銘　郡丞臧宗伯

太極混成萬象包括通書簡明言行有法貫天地人猶見昭徹成已成物大巧若拙學窮本原文字抑末吏隱州縣一意全活避煙而入民究難逆天生範模伊洛講切胡不假年禮樂諸篇嗚呼濂溪道無生滅參前倚衡光風霽月

月巖辯　張喬松 湖南道

道州月巖之勝甲于天下予聞而慕之久矣戊戌之之冬行部至州事竣遂往觀之遥望向東一巖空窿

偃覆高濶可二丈許白石璀璨謂之月巖形果肖矣

北入洞行數武見石壁峭立周遭圓聚上透天光宛

如旣望之月而西之一巖其穹隆偃覆與東岩埒同

游諸彥指中空者謂予曰此月之望也指東西二岩

謂予曰此月之上下弦也予亦信以爲奇君身游廣

寒清虛之府矣已而徘徊諦視潜然悟曰此非月之

望也亦非月之上下弦也盖中之圓虛通天者非太

極乎由東西二巖觀之非太極之動而生陽靜而生

陰乎岩畔溪流縈紆如帶而群峯矗矗森布於岩之

左右如屏如戟如墉如笏皆具五行之象非太極之

仳離師若友而拙則有忠告與市交又推而廣之以學術鳴而拙則有真詮與異教以事功鳴而拙則有實際無虛僞以氣節鳴而拙則有據慨無貫譽以文章鳴而拙則有體要無孳牙甲之至于譬死之筆胥史之倫而拙則小道可觀掌故足據而不承蓋不彈文鳴呼此正元公所謂天下拙百弊絕著也休哉不可覩已永隸楚南徼無蠻尚鬼揶司馬垔概之公愚因多自託僮猶有古拙風乎而元公則又鄉之大賢先達所為百世師也者雲龍至愚極陋巧非質矣尤懼夫似拙而非也請繹其

義以自警謹并論于有餘寧拙毋巧以無忘爾先賢寔繫提醒之意庶予日有改月有化駸〻見太上之淳懿即變齊變魯不出一字中矣是為說

韓子祁曰嘗見世之巧者取名而名求利而利投罔不合行罔不滑心竊慕之至效焉而不得其術則自恚其拙甚及觀元公拙賦則喜因托以自解乃今復讀仰拙堂說益信夫巧不必慕拙不必恚矣夫拙何足恚哉說云拙者天也巧者人也任天而不任人所謂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者抵之則大人矣元公通書曰誠神幾曰聖

人拙固近於誠也其聖功之本乎璞未雕也而瑚璉具焉絲未染也而文章出焉請堅守吾拙以從事兩夫子之教

道州知州韓子祁䟦

仰拙堂䟦

徐之孟 本府同知

夫拙難言也有性拙而移於習者有始拙而墮於黠者有名拙而失其實者端凝者秉正儻通者病之木樸者率真夸美者詆焉簡靜者不快於任事恬民者不聞於當途故夫拙之難也古哉予剛子白天下拙百弊絕昔人刺永作拙堂志羡墻之思堂址今莫可考而餘風猶在我寅長漢唯公題視

事堂之後曰仰拙因爲之説謂天下事非拙無所
用之守吾一拙可了師師事而九拳拳望我士民
僚屬希一禀於拙有如黙一切佻巧諸調務其天
者而惟斤斤端樸恬簡是用典刑奬誠無不可絶
風可移俗可易比屋即成化境永固周南國也追
古化行俗美民淳事簡弊何從生晚季澌𢦔本末
淆僞滋奸拙之賊其大有槩于中也凡我同心毋
務近習失實而始終佩繹仰拙之説寧無負今日
師卹之意不庶幾先正追古之遺教乎顴謂僚友
何公肖竹劉公濬銘曰庶有遺指詡補之二公曰

两公以言鳴拙我二人以無言守拙要於無失也

我次溪庸何言

濂溪集序 嘉靖甲辰　　　　　　　　　　漳浦王會道州知州

會官大學時嘗得濂溪先生年譜一書為友人借去竟失之猶記題引者為張元禎氏云曾得周子大成書於某處缺其中年表一帙欲檢中秘書抄補之以史事嚴不及其所謂大成書者會迄未之見也癸卯歲拜道州之命意故里家塾當必有之茲當獲覩其全既抵任拜先生祠下退而訪其嗣孫翰博繡麟求家傳遺書出濂溪遺芳集下册相

示充雜不倫并年譜及先生述作亦復闕遺因嘆

文獻凋落當圖改刻乃復出年譜抄本及搜録詩

文凡若干會受歸而讀之其間又多訛脱乃謬以

己意畧加考定而編次焉曰遺書曰雜咏曰年譜

曰歷代襃崇而賢士大夫先後表彰著在紀述者

亦附録之使後之人有考并圖其山川書院於卷

首雖未能彝先生之大成然學者遡是而求焉亦

可以得先生之大致矣因題曰濂溪集刻置書院

以備是邦文獻之闕若乃先生之學則周子全書

固與論孟並行於世無待於斯而後傳矣